

殘破瓦礫中的微光希望

生計家園的突圍與非關服貿的台灣出路

部落群體的再生成以及奪回在地生計的主導權，所具備的戰略性意義與永續性優勢；它們不但是對抗人禍天災的不二法門，也是台灣社會在文明廢墟的殘破瓦礫中的微光希望。這些自原住民身上學到的機制與原理，當能作為照亮台灣大社會解困指路的提燈；在原住民自力自救的腳步上，一步步踏實地回到台灣社會機體的再造，以及在地生計家園的重建道路上，讓台灣的原住民、農村與地方經濟社會，有機會不必再臣服在被任何外來資本經濟勢力「服貿」之下，而有條件靠在地生計體系與地方經濟交換系統，建構在地文化的生活主體性，讓生活的每一天都能有尊嚴地繁衍下去！

在地質史與生態科學更多的研究下，有關地球「大滅絕」的論述愈來愈多。眾所周知，6,500 萬年前所謂「侏羅紀公園」的恐龍大滅絕，是隕石撞擊地球致生的第五次大滅絕；今日，卻有愈來愈多科學家預警地指出，若依目前地球環境變遷與物種消失速率，人類在近 300 年來已啟動第六次大滅絕現象，然而這次並非天災，卻是人類漫無節制地破壞地球環境，過度耗損資源的人禍。

無分國界的「全球氣候變遷」現象，便是具體事例。氣候異常，極端天氣反成為常態；乾旱、暴雨交替出現，風災、水災、地震、土石流等等，也成為各地的「天災」，並且次數增多、頻度增強。台灣近 20 年來的九二一地震和八八風災，也都和全球變遷有關。

但，天災／人禍常只是一線之隔。本書一些篇章已指出天災的「人禍」性質，或說天災和人禍之間存在複雜的糾葛與辯證。既有的「權、勢、財、技」等藉著「天災」大行資源壟斷與掠奪，人禍更險過天災。但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不少原住民和民間自主力量透過自惕的重建行動，回歸土地立足維生的努力，也都有助於吾人重新認識人禍結構的硬災害，看見活出社群軟實力的希望和可能性。政府與財團藉著「災難」和「慈善」行為，大行「新圈地運動」的同時，也總有各種互助協力的社會性自我保護力量，不斷地防範天災，抵禦人禍，以維持社會機體免於資本主義與國族主義的危害。

是以，必須反思殖民主義有關「天災」論述和「風險社會」的意識形態，正視原住民部落再生成運動的主體化歷程；那是原住民和生計社群「重新找尋回家的路」的生存抗爭，既要面對「如何更謙卑地融入大地」建構生計社群，也得面對凝聚社群與部落團結課題，更要面對國家機器法權障礙及資本主義趁

「天災」之危，行圈地掠奪的「土地」鬥爭。在瞬息萬變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生活糾葛中，聽見「多音頻」的對位與和聲，尤其在地社群抗災、防災的自力救濟，這個底層基調的聲音，是不可忽略的重低音社會能量的持續與介入。

防天災、禦人禍的學術行動，必須能回應「我們的社會要走到哪裡去？」的思辨，並思考「原住民社會的出路」的社會實踐，關注原住民部落再生和「家園生計的永續政治」課題，在生計、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實質民主歷程中，逐步重建生計社群和家園政治的自治生活。

面對「天災／人禍」的思辨行動，顯然「天災」是無法真正「預防」的；現在能夠做的，是一種「揚棄人定勝天，防止對抗自然」的心，並轉以一種「和大地協和共生」的守護大地，守護生計社群的社會行動。但是對於「人禍」我們卻可以看見各式各樣「抵禦」行動；秉持對於家園生計的相信，相信只要不離開土地就一定活得下去，於是在日常生活踐行上，發起了種守護生態、捍衛生計、維持生活的多層次抗爭，或以政治經濟的批判，揭露政策的不公不義，或以文化政治的象徵鬥爭，文藝嘲諷的形式，凸顯殖民掠奪的偽善。

今日，資本主義在當代政治經濟利益下開展這種圈、養地和「土地開發」，致使自然生態迅速破壞，也在文化的帝國主義和社會迫力中，迫使原住民部落生活方式逐漸淪失；保護原住民傳統知識、生態多樣性暨文化多樣性，不僅攸關原住民社會的出路，也著實映照了「我們的社會要走到哪裡去」的希望。儘管原住民傳統生態智慧，未必能完全抵禦資本主義追逐利潤極大化的浪潮，卻是空谷清音迴盪在風中；在更多的切身經驗與田野資料中，我們更相信這些傳統知識大部分不是「舊思維」，卻是「新出路」的微弱光點。

在本書的最後，我們「卻顧所來徑」地爬梳各篇章的基本論旨，簡要摘述與歸納「防天災、禦人禍」的視界，必須看見原住民在台灣社會中受迫的困境，也必須看見原住民部落再生成的家園韌力，於是根植土地、立地營生，透過家園政治和生計社群進行生活方式的維持與生存抗爭。這是一種「希望的政治」，也是「行動者的歸來」，而在原住民抗爭中映照台灣出路的微光燈火！以下，以小節的方式進行綜整的論點，再以結語作為全書的暫時終點。

一、全球化下原住民「生活在原鄉」的堅持

「防天災、禦人禍」並非台灣獨有的境況，而是全世界普遍的現象。檢視全球原住民在當代政治經濟和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的洪流裡，從近代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擴張和土地掠奪開始，所謂「第四世界」（或「第一民族」）的原住民部落共同遭受的命運，幾乎多是被迫放棄或改變其原本和土地相依的生活樣態，即奠基在採集、狩獵、放牧、游耕等等看似低度利用土地但卻對土地友善，和環境互動屬於一種與生態共同演化的「生態人」生活模式。

台灣原住民族諸部落儘管語言、文化、社會組織、風俗習慣等等各有所異，但「部落社會」向來都是原住民「社群生活」的重要核心。台灣原住民社會歷經外在政經結構變革，原有的部落組織與組成隨之產生種種變化。從半個世紀前台灣經濟傾向出口導向開始，原居地人口大量外移，既有的生計經濟結構及生活形態也明顯改變。隨後的全球化趨勢，引進外勞等政策進一步影響原住民勞工在都會區的工作機會，而原住民族自覺運動，各項鼓勵優惠政策，原住民基本法之制定等鉅觀因素，

則部分促進原住民部落社會的發展和變遷。

隨著大社會浪潮作為一種外在「社會迫力」的驅使，原住民個體在「城流鄉動」裡漂留地生活，身體和心靈往往得在「遷移」和「定居」之間擺盪；如何讓個體的生活能和土地、和族人社群、和信仰之間取得身／心／靈安適的連結，便是當代原住民是否能「安身立命」的重要關鍵。而在過往的經驗與研究裡，大抵可以窺出「部落」常是原住民個體生命安適的重要支撐；重新省思「部落生活」的主體性，探究「部落社會」如何面對外在社會變遷，思考原住民部落既有的文化特色、社會政治組織、生計經濟、生活型態等等如何因應外在變動，不僅是分析台灣原住民社會現況的關鍵議題，也是了解當代台灣社會的重要層面。

台灣的原住民在「殖民主義」年代裡（國家主要透過武力征服以取得政治控制、經濟支配的權力），被納入主流社會裡變成國家統治的對象；而在當代「後殖民情境」裡（國家透過教育、文化的帝國主義等，讓政權正當性與發展主義產生意識滲入原住民的生活世界），多數的原住民若非失去傳統文化，就是處於「傳統」價值和「現代化」發展主義意識形態間的矛盾、混雜、錯亂狀態。

儘管如此，台灣仍有極少數的部落，微乎其微的原住民，可能因地理孤絕因素（沒有汽車可及的道路或深遠難抵），被資本主義社會拋棄（因為沒有資本壟斷與積累的龐大利潤）等現實條件，卻意外地沒有被完全洗捲至主流社會裡頭；然而，在重拾「原始經濟」（採獵經濟和初級農耕）的生計勞動歷程裡，這些小部落或部落裡的少數人，反而回到「生態人」的生存環境中，重新保存了傳統文化珍貴的「知識」系統。

具體的案例就是當好茶部落、達瓦蘭部落全部都搬遷到「瑪

家農場」（與瑪家村三合一統稱「禮納里部落」）後，魯凱族的好茶人立即透過刀、斧、鎚、鑽等工具，用手工人力在危險的崩坍斷崖上，修築可返回「舊好茶」部落的步道，辦理「舊好茶尋根」之旅；而達瓦蘭部落的排灣族人，除了少數幾戶堅持不願搬遷下山外，族人也重返達瓦蘭部落跟祖先和土地報告「接受禮納里，不棄舊部落」的決心。族人強調：「我們不是要來告別，是來告訴土地，傳統領域一輩子是傳統領域，我們不會放棄，只是在禮納里有了一個新的生活據點。」因為，舊部落是族人「永遠的心靈家園」。

本書的篇章，多所關注災後原住民遷移歷程裡「社群生活重建」和「生活主體性」如何維持的課題，以及不同社會脈絡下，不同族群「部落再生成」的重構歷程。藉著爬梳九二一震災與八八風災重建和部落生活主體性的重構歷程，我們認為原住民自法自救的出路，必須回歸土地與生計社群的部落再生成，也將這個理述和生活實踐的精神延伸到我們的社會，從這些部落再生成的經驗作為啟發吾人未來道路的走向。

二、災後重建堅持集居的部落再生成力量

災害映照台灣社會資源與民間力量的動員、集結。九二一與八八災後都有一堆外來組織進入部落，帶著外來者的資源以及專業的優勢，希望輔導、解決部落的問題；但，與原住民災後重建有關的工作，對於原住民文化主體性的深層理解，始終是必要的；否則，外部資源擁有者常常並非協力者的角色，更可能完全無視於原住民部落的傳統生態知識和生活智慧，卻以一種「施捨、指導」的身影與姿態，用主流社會一廂情願的想像在處理「他者」的生存課題。

以九二一災後重建為例，當時原住民部落最主要的抗爭之一，就發生在日月潭的邵族自立自為的部落再生成戰鬥。邵族在九二一前被歸類在鄒族，儘管擁有獨特的風俗習慣、文化、語言，祖靈信仰和豐富的歲時祭儀，但面對漢人大量盤踞其生活領域，邵族的語言和文化的保存延續卻岌岌可危。主要原因來自於政府政策（尤其 1980 年由南投縣政府的市地重劃）使邵族土地大量流失，聚落被平地人沖散，生存空間被擠壓，語言、文化傳承困難，祭典受到嚴重干擾，原本隨著主祭家族移動的「祭場」也因被政府視為佔用公地而被拆除。

九二一大地震後，震醒了邵族深恐「滅族」的深層危機意識！邵族人除了立即發起「重返 Puzi」祖居地的尋根運動，之後立即在謝英俊建築師團隊技術支持下，回到故有耕地（在民國 60 餘年，被南投縣政府以興建山地文化中心為由，奪走的 2.6 公頃土地）；族人與各界朋友的力量打造完整的「集居空間」（含祭場等公共空間），以期建構文化傳承的伊達邵部落社區。在社區裡，各項祭典得以不受漢人與交通干擾而有尊嚴地進行，母語也比較有可能繼續傳承。

當時的生存抗爭當然是慘烈的。因為，這個社區不僅是邵族傳統領域，更因當時日月潭週邊已被變更為旅館事業用地；南投縣政府打算採用 BOT 的方式送給財團蓋旅館飯店，對被邵族人搶了回來的伊達邵部落社區堅不放手。面對生存危機，這 2.6 公頃土地的邵族部落社區，已是邵族最後的文化復育基地；於是族人被逼再起抗爭，除了連結邵族文化協會及部落會議外，也善用外部協力者推動「全球邵部之友會」的組織（當時徵得陳奇祿教授為榮譽會長），爭取全球性的關注及協力。

雖說邵族希望可以進一步爭取到更大面積的文化復育地，終究沒有後續的進展，但邵族在地震後重新佔領回來的集居社

區作為文化、生計與社會復育的生存基地，在自立救助與特殊的外部政治社會氛圍下，幾經折衝與法權鬥爭，最後終於迫使國家法權不敢粗暴驅離（否則當可能引發整個社會與國際上，對於國家暴力侵犯原住民人權的滅族行動予以譴責），暫時接受了邵族文化社區定居的社會現實；邵族文化社區的重建，在戰略上確實藉著象徵鬥爭影響了實質空間的鬥爭，最後以「集體居住權」抵禦了人禍，也阻擋了險些被BOT開發的土地利益。

而八八災後不到一個月的期間，諸多原住民從山上撤離，一開始選擇相信政府而被緊急安置的原住民，處在驚慌不安中；但當時政府的重建政策朝令夕改，在「組合屋、中繼屋、永久屋」之間搖擺不定，屏東縣和高雄縣（娜瑪夏鄉）許多部落的老人家卻鏗鏘有力而堅定地說：「我們要回部落！回到部落的家園，我們才知道下一步怎麼走。」於是，「回家」這句話的隱喻，對忙亂疲憊的原住民部落重建工作者而言，如同醍醐灌頂般，讓他們從混亂中驚醒而感到安定的力量。

原住民忍住創傷，挺身喊出他們對於「回家」的渴求。背後是一股與土地、與文化經驗有關的深層連結，於是發出生命之心的吶喊。台灣原住民社會裡有關「家」的概念，王應棠（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課程系副教授）¹曾研究原住民文化工作者的返鄉歷程，用「回家」這個隱喻來捕捉此一意象，回家於是成了一種心靈意象的社會行動。這提醒了讀者應當意會到「家」絕不只是「屋」而已。

當然，該論述基本上只停留在現象學層面，欠缺政治經濟學的視野和日常生活文化政治的思辨。必須延續王應棠對「家」

1 王應棠。2000。〈家的認同與意義重建：魯凱族好茶的案例〉，《應用心理研究》（8）：149-169。

的隱喻，擴大以「家園政治」和生計社群的釐析，才容易讀懂災後重建的原住民「返鄉歷程」和原鄉堅持，基本上是一種生計社群的生命記憶和「土地情感」的交構，也是「家園政治」和「部落」再生成的重要意涵。

而若以這些災後重建的部落再生成個案，呼應自 1980 年代末以來台灣原住民運動曾提出的「自治、土地、尊嚴」訴求；一些部落終究維繫了「集居」部落的共同生活空間，大抵捍衛住了有「尊嚴」的生活。而政治形式上的「自治」當然還有遙遠的路，實質層面上生活的「自治」則有賴於能回歸「土地」（不只是住地）以建構文化生活，讓部落生計與心靈獲得依歸，才是未來真正邁向自立自治生活的憑藉。

三、原住民漂留都市，再生成河岸部落的啟示

除了「生活在原鄉」的原住民部落外，本書論及漂留河岸，「生活在他鄉」的原住民移居都市部落，這些捍衛生計、集居文化的生存抗爭個案，也豐富了「防天災、禦人禍」的實踐面向，提供本書論誥的重要基礎。「當我們是人，就別拆我家！」的聲音，確實提醒我們聽見「部落聲音」的重要，也讓我們得以重新看見原住民部落作為社會安全體系的重要。

如前面的篇章所述，戰後原住民隨著台灣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軌跡離開原鄉，移居都市就業，已變成常態。受迫於「傳統領域土地」甚至連耕地都被國家侵佔，被歸類為「平地山胞、平地原住民」的阿美族，是台灣原住民族移居都市人口最多、比例最高的民族群體。原住民移居都市，漂留河岸的部落再生成個案，不僅是台灣政治經濟發展對原住民社會壓迫的縮影，同時讓我們理解：即使在國族資本主義滲透到日常生活裡進行

殖民工程的今日，原住民依其傳統慣習，建構與大地相依存的生計部落、維持文化主體性，這些力量並未完全消失！

確實，對於阿美族人這些被劃歸為平地山胞而在原鄉沒有原住民保留地，少了可依存的土地，也就如同沒有原鄉「家園」而更容易流浪都市，在僱傭勞動的都市縫隙裡定居、謀生。令人必須深思的是，這些阿美族人總能在都市邊緣的河岸部落自立造屋，打造生活共同體的集居社區！但從 1980 年代汐止「三光社區」等被政府因各種目的，把這些集居部落當做「違建」或以「行水區安全」理由拆遷，其實是政府與國家社會並未正視這些部落再生成的政經因素，也不曾體認到這些部落社群對社會安全防護的意義。

這些再生成的「部落」主體性，讓漂流都會區的原住民能藉著集居生活，提供祛除疏離、互助協力、短程遞送、完整承受的「有機生計社群」的共享模式，讓部落作為自立照顧的社會互助體系。「部落」承擔了現代國家政府該做（但力有未逮）的長期照顧、社會福利、社會安全等「原住民福利」工作。這些部落透過自立生計社群的建構，無異大大降低了政府社會福利負擔；大家相互照顧得好好的，藉著生計勞作互助分享，國家的福利遞送需求自然降低了。

因此，本書第三篇一開始便藉著大漢河流域邦查部落遷移、誕生與再生成的歷史，聚焦在阿美族人移居都市從「漂流個體」到「漂留族群」而產生河岸部落，這些「部落再生成」現象教導我們的不僅是生存抗爭，更提醒了主流社會應該重新思考「生計社群」和「家園政治」的迫切與必要性。

藉著撒烏瓦知等河岸阿美族社群「邦查部落」再生成的經驗個案，不難發覺這些「部落再生成」的動力機制，讓原住民有機會重新回歸文化母體（與大地相依的土地文化），讓部落

作為社會性自我保護以提供連結，並抵禦當代國族資本主義的生活屏障。部落再生成作為一種社會性的自我防護系統，確實是「防天災、禦人禍」的重要力量。

即便移居都市，原住民在人與自然「創造性適應」的互動中，新的部落協力重構了「自然生計社群」生活體系，在維生的土地上創造了半自給但自足的自在生活；因具備了生活主體性而能有「尊嚴」地活著，既維持物質與心靈的健康，也提供了社會福利和社會安全網絡，而讓我們更看見原住民「生計家園」深刻而實質的社會意涵。

四、原住民生計社群和家園／部落的深層意涵

不論從原鄉社群或移居都市社群的原住民經驗來看，具有社會互助和社會安全系統的「部落」，及具有生計社群分享的自立「家園」，是原住民「防天災、禦人禍」不可或缺的社會防護機制。生計社群和家園政治的部落再生成，背後蘊含的深層意涵，便是思考台灣社會出路的一些啟發。

在概念上，構成人類生活世界不外乎物質、心靈與社會等三個層面；於「心靈」層面維繫血緣、姻親等親情之文化建構的「家」，和在實質生活層面與土地、大自然生態相依存來維繫生計生活的「園」有所連結，便構聯了「心靈生活／物質生活」領域。並因為生存領域和資源共享的社群建構，讓一個人不只是個體，而有社群分享的「社會生活」領域；即便古代不免因為資源搶奪和生活領域的維繫，也不免產生「部落征戰與同盟」等政治社會的行為。但不論如何，屬於「人與自己（深層心靈）、人與自然（土地倫理）、人與社會（社群關係）」等層面的構聯，是原住民家園／部落重要的場域。

對原住民而言，「家園」和「部落」都不是主流社會對「房子」、「財產」等居住空間的單一想像，而是具有社群組織號召力的空間隱喻。儘管「家園」和「部落」並非解釋原住民社會發展與變遷的理論架構，卻因其內涵與精神的豐富性與在地性，讓我們相信它必然提供了重要的敘事形式，也承載、記錄了「部落生活」的種種故事和生命記憶。家園和部落不只是實體環境的重建，也是社會網絡的再凝結，是原住民面對集體認同、文化重建與心靈依歸的論述形構。

家園不等同於屋舍，構聯著人與土地自然、與自我生命記憶、與社群交往互動等更深沉複雜的文化政治與心靈印記。因此，從小生計社群的「家園」，共享擴展成為微型「部落」再生成，這些「部落主體性」較佳的部落，顯然真正需要的未必是社會政策的賑濟資源，而是更希望能有生活依存的土地，以期靠自己的身體勞作來與土地互動，藉以維持文化生計與心靈層面上的生活自主性。

實質層面上的「共同生活」對這些原住民來說顯然是重要的！因為在家園生計社群的「共同生活」中，一同勞作、一同生長孕育了「感覺結構」和同情共感的「生活共同體」，在有血有淚、血汗與情感交織所累積出來的深厚文化情誼，才是「部落／社區」得以進行社會自我防護的關鍵所在。也正是這樣，部落才可能在「防天災、禦人禍」的過程中，為了生存而抗爭，並在抗爭中彰顯了部落的主體性，也朝向「集體主體化」的部落再生成歷程。

換言之，「部落」是原住民別於漢人社會的重要「社會空間」概念；部落作為傳統社會政治組織的功能，與文化生態、生計土地、集體認同、社群分享等等都有密切的關係。在這個層面的思考理解上，家就不只是漢人對「家屋」或「住宅」的概念，

或以「姓氏」和「戶口」來思考家庭組成，而是必須看到「家園」和「部落」作為原住民「集體生活的大家庭」概念，從共同生活、共同情感的感覺結構中細察，才能找到原住民家園重建與部落發展的契機。

若無法體認原住民部落再生的關鍵機制，乃是立基在「土地」基礎上建構「文化」的家園生計與家園政治，就難以洞察原住民家園／部落的深層意涵；它既是生態的也是文化的，它既是生計的也是政治的，而藉著敬畏天地、順應自然、協力互助、知足感恩的生命態度，秉持傳統生態知識和生活智慧，家園／部落遂成為生計社群和永續政治關鍵的社會防線。

五、部落自立再生促成對災難政治的省思

同樣是對於「部落再生成」和集居的堅持，但卻不得已得面對「遷村」的大規模移居與重建，八八風災後有別於高雄縣桃源鄉、娜瑪夏鄉和屏東縣霧台鄉，一些部落不願搬下山而想「回家」的聲音；排灣族達瓦蘭部落和魯凱族好茶部落，都在八八災後希望能重新找到更好的基地，希望能建構包含心靈、物質與社會等層面，具有生計與永續發展土地基礎的整體「遷村」重建。

達瓦蘭部落與好茶部落，可說是排灣族和魯凱族兩大發源地，都是台灣原住民裡自古以來的大型集居部落；極盛時期的部落人口數，都曾高達 1,000 人左右。在日據殖民統治，乃至國民政府的「山地平地化」與「山地現代化」政策衝擊，多數的青壯年人口為了就業與孩童就學而外移，但在連續假日或節慶時會返回部落的人口，總數還是都可達 3、500 人以上。

另外，這兩個部落都在 1980 年代末被列為「遷村」政策的

對象；當時只有好茶遷村成功，但政府選了老人家反對的「大河床」（老人家認為那是河水要走的路不能跟它搶），於是八八風災整個好茶部落徹底淹沒在土石溪流裡！達瓦蘭部落（即大社村）當時雖曾被列為「安全堪虞」的土石流衝擊部落，但一直沒有找到夠大的適切土地而未能遷村。

相較於多數幾近被「漢化」與「現代化」的原住民部落（及流浪在都會地區散居的原住民）處境，上述這些保有部落主體性，依循傳統慣習生活的部落，往往是族語保存狀況較佳，部落生活具有實質民主意涵，文化生計發展較為自主自立，部落互動和社群連結較為緊密協和，並保有比較多原住民傳統知能的地方。當時在重建訴求與生存抗爭中，即便兩個部落都曾因為家族政治險些分裂，但終究維繫了「集體遷移」的共識，大家仍選擇住在一起。

如今，達瓦蘭部落、好茶部落和瑪家部落都已經遷入「瑪家農場」的集合住宅社區裡，成為新的「三和」超級大村落，但三個部落仍維持既有的鄉鎮行政區劃分。馬英九總統還特地「從馬家到瑪家」去為「禮納里部落」（官方象徵性地接受此地排灣族原地名而稱之）展開揭牌儀式。部落當時也象徵性地著盛裝「配合演出」落成典禮，一方面慶幸能離開暫時被安置的營區，另一方面也持續展開各種生活重建和永續家園政治的奮鬥。

事實上，禮納里部落此一永久屋社區並沒有納括那些「被排除災民資格」的原部落居民，不願放棄原鄉部落祖居地的原住民，遷居到新社區後也還有諸多生計、生活與文化重建的課題；唯一慶幸的是，瑪家農場上的三個原住民部落仍維持了部落「共同居住」的社區生活，而在「集居」的基礎上，讓「部落再生成」有更多的可能。而「沒有土地」（尤指家園生計的

土地以及心靈依歸的場所)始終是部落發展的限制和危機，幾個部落迄今仍努力不懈，希望能重新取得攸關永續生計和心靈的依存土地。

因此，八八災後的重建若以達瓦蘭部落、好茶部落等幾個被政府移住到瑪家農場後的狀態來看，根本的因素還在於政府主導的重建計畫，實欠缺對於「土地」在生計生活、深層情感層面的思考；國家只把土地當成財產、保育之名土地或開發利用之地，主流社會看到土地的是「價格」而不是文化、生計與生態的「價值」。因此原住民的部落再生成與家園生計的重建，未來還有諸多具體的生活課題得要面對與解決；不論耕地、採集地等實質生活空間，或禁地、墳場、祖靈地等神聖空間，都有待「傳統的發明」與重新以生活行動把傳統領域佔領回來。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八八災後這兩個部落都被集體安置在號稱「永久屋」的瑪家農場，卻都宣示「不放棄原鄉」並展開一波波的返鄉、回到老部落「尋根」的社會行動。迄今，舊好茶的石板屋部落、達瓦蘭部落都還有當地居民「生活」在原鄉，持續一種仰賴與大地共生的生活，一種包含生計、心靈與文化的生活方式；原住民這些具體維持「生活主體性」的日常生活踐行，對於國族國家的「災難政治學」和主流社會學的論述，實提供了全然不同的視野，也迫使主流社會不得不省思家園生計和部落在物質、心靈與社會層面上的重要性。

六、上／下部落理述與部落再生成實驗探索

藉著參與「部落再生成」的實踐與學習，本書兩位作者在九二一地震和八八風災後，都投入救災與災後重建工作中，也結識不少熱心志工和重建工作裡的部落青年，和他們長期互動、

共同學習與成長。除了以個體的方式參與在一些部落的重建工作協力中，也有機會參與推動一些社會行動的另類計畫，諸如「莫拉克災後大高屏地區原住民部落再生成實驗計畫」等。

本書在論詰中曾指出面對「災害」課題，若從政府或主流社會的立場，災難發生的處置原則是即時「救災、臨時安置、修復重建」等三個階段的工作；但以原住民「部落主體」的角度來思考，災難發生時最重要的是「自力救濟與協力互助的守望」，處置原則與方法則是「緊急避難（野外求生）、安身立命（立地謀生）、部落重建（永續發展）」等課題。因此，從部落的觀點來看待「災難」以及重建的主張，必然會從「生活」諸面向來考量，而不只是從「居住房舍」的角度來看待重建。

揆之事實，莫拉克颱風南台灣許多原住民部落都受到土石流侵害，淪為危險部落；但災難發生的第一時間裡，絕大多數的部落都是靠自力救濟、協力互助的緊急避難與社群守望，之後才有政府安置的情事。因此，當時在參與重建訴求的論述上，我們認為：面對原鄉重建，不論集體遷移、原地重建或在鄰近地區重建，都必須構思「部落再生成」在生計、文化、心靈與社群關係層面，找到重新安身立命安心生活的契機。災後重建絕對不只是家屋重建，更是心靈、物質與社群關係的調整與重建。

因此，當時參與重建的實驗探索中，我們認為「災後部落重建」實乃部落再生成的歷程，更應該看見原住民文化復育和生計家園重建的課題，透過行動研究的介入和應用人類學的知識行動，結合有經驗的學術實踐、社區工作、組織教育、永續發展、文化再生、創藝生活等學者專家，和部落在地組織工作者，進行知識與行動的協力，共同思考、找尋、面對部落重建工作，以提供未來「原鄉重建與部落再生成」的另類想像，並讓這些思維化為行動。

在有限的重建資源下，我們借取古代部落遷移、發展的模式，檢視部落面對天災的空間策略，認為應以「上部落／下部落」等社會空間概念，思考上／下的社會紐帶連結，並應建構「部落會所」作為汛期緊急避難庇護的基地。同時考量全球氣候變遷，為因應「雨季」汛期的部落伴護工作，應建置上、下部落都有「會所」來作為部落居民互助分享的空間，連結逃難、防災、自救、互助的經驗，考量能源、急救醫藥、安全備糧等物資，以因應道路不可能絕對安全暢通的常態。

當時，在學術行動研究的長期陪伴中，我們希望能協助部落開創文化與生計再生的機制，讓部落長出自主重建的力量，並藉著「災後重建，避難防災與民族自治」的部落論壇，歸納、草擬出莫拉克週年「原住民安居與部落自治」主張，藉著部落工作坊和共識營等過程，和部落共同思考部落自治、土地權利、移駐共生、安居永續、避禍減損等等行動之可能。

這些部落伴護工作除了高屏山區部落外，也包含長期駐點人員以生活實踐的方式移駐東台灣，學習部落生活，參與生計重建，進一步在行動研究的歷程裡，分享、連結各地部落的傳統創發及社群重建經驗；他們的田野經驗極其深刻和豐富，當時短暫出版的《部落·活出來》便呈現了不少重要的另類部落再生成實踐花火與創意，本書第二篇章中的「田野報告」只是他們在部落實地生活裡，所見的些許心得摘要，體現部落自立自救的堅持與願景想像。

七、家園政治覺知的社會論述形塑歷程

在上述多年向原住民部落實踐學習中，為了深化知識土壤的廣度、深度與厚度，探究防天災、禦人禍以及原住民與台灣

社會出路的論述與行動，兩位作者發起或參與一些社會論述，以期對於家園政治的覺知有更多的理解。藉著與各方協力的有識之士進一步交流、討論，深化瞭解、落實踐行，自 2009 年起我們的團隊及協作友好單位等，舉行了如下表所示的論詰思辨與知識行動：

時間／地點／活動	主題／知識行動夥伴
2009.9.13 紫藤廬古蹟茶館 台社論壇 體驗原鄉部落的災後重建：當原住民遇見大政府與大慈善	在家屋重建政策中消失的部落主體性 主持人：王增勇（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所長、台社成員） 與談人：達努巴克（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秘書長） 喻肇青（中原大學景觀系教授） 林淑雅（靜宜大學法律系教授） 丘延亮（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台社社員） 無法穿透的重建決策機制：被專業與官僚消音的原住民主體 主持人：丘延亮（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台社社員） 與談人：林津如（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南方部落重建聯盟、台社社員） 拔耐·秋月（台東刺桐部落阿美族人） 陳永龍（開南大學觀光與餐飲旅館系教授、多樣生態文化工作室負責人） 王增勇（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所長、台社成員）
2009.11.29 政治大學 第一屆發展研究年會	社會發展 主持人：丘延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1. 〈全球化下拉丁美洲社會運動發展〉 發表人：石雅如（西班牙 Salamanca 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 評論人：陳韻如（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2. “Urban Bias and the Civil Unrests in Today Thailand” 發表人：Suwannarat Meesomboonpoonsuk（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吳德美（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p>3. 〈劬族另類發展運動與契機〉</p> <p>發表人：鍾秀梅（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鄭空空（劬族之友會發言人） 丘延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p>
<p>2010.1.9 成功大學</p> <p>2010 文化研究年會 文化生意：重探符號／資本／權力的 新關係</p>	<p>【圓桌論壇】原鄉再生與新部落運動（二）：漂流城鄉 文化再生之新部落運動</p> <p>主持人：丘延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p> <p>1. 〈漂留城鄉間：邦查新部落運動與原住民部落八八災 後重建的空間政治〉</p> <p>發表人：陳永龍（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產業學系兼 任助理教授）</p> <p>2. 〈植物新樂園：阿美族大漢溪群水域生活暨農耕文化 之展演與再生〉</p> <p>發表人：盧建銘、許淑真（藝術工作者）</p> <p>3. 〈主流不愛看：「天堂小孩」與莫拉克災後原住民生 存抗爭的媒體替現〉</p> <p>發表人：馬躍·比吼（影像工作者）</p> <p>回應人：阿布梧（親土地的原住民部落工作者）</p>
<p>2010.9.25 ~ 26 世新大學</p> <p>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籌備會 返景入深林：理論 與實踐研討會</p>	<p>【圓桌論壇】從災難敘述到自我重建：八八莫拉克風災 的對話與反思。</p> <p>主持人：鍾秀梅（國立成功大學台文系助理教授）</p> <p>與談人：謝英俊（建築師） 舒詩偉（青芽兒雜誌總編）</p> <p>1. 〈從中繼屋概念談原鄉部落重建〉</p> <p>發表人：李文吉（前人間雜誌攝影與文字記者） 張卉君（黑潮基金會執行秘書）</p> <p>2. 〈六龜新開災民的敘述認同〉</p> <p>發表人：丘延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 員）</p> <p>3. 〈從「世界史」的視野看「原住民」是什麼問題？誰 的問題？〉</p> <p>發表人：陳永龍（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產業學系兼 任助理教授）</p>

<p>2011.1.8 ~ 9 真理大學淡水校區</p> <p>2011 文化研究年會 嘿山寨·慮消費： 生態、科技與文化 政治研討會</p>	<p>城鄉空間政治 主持人：夏鑄九</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從大漢溪河岸阿美族部落的抗爭論階級與族裔扣連的社會運動〉 發表人：何東洪、鍾仁嫻、柯逸民、王醒之 評論人：邱花妹 2. 〈部落，在都市擴張的空間鬥爭中誕生〉 發表人：江一豪 評論人：丘延亮 3. 〈“現代夢”的別樣回聲：鄉村建設的資源與矛盾〉 發表人：潘家恩 評論人：李傳楷
<p>2011.5.21 紫藤廬古蹟茶館</p> <p>第一次圓桌論壇： 家園的政治性 政治 的家園性</p>	<p>主持人：顧玉玲</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激情過後，樂生家園的守護與存續〉 發表人：張宛婷、何欣潔、許怡心 2. 〈土親人更親：在街頭遇見鄉親〉 發表人：林樂昕、許博任 3. 〈青年返鄉種田可能嗎？〉 發表人：李建誠 4. 〈扎根青年會的部落再生歷程〉 發表人：柯亞璇、楊念湘、胡人元 <p>主持人：蘇雅婷</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5. 〈堅守二十年的「反核家園」〉 發表人：洪申翰、吳文通 6. 〈「釘子戶」？「都更難民」？居住人權對抗金權機器〉 發表人：陳虹穎、彭龍三 7. 〈亞洲移動～搏鬥建家園〉 發表人：李丹鳳 8. 〈運動的政治出口：新的／舊的？軟的／硬的？〉 發表人：王顯中、劉念雲 9. 〈「客聽」〉 發表人：鐘聖雄 10. 〈一個早八晚五上班族女性何以關心公共事務？〉 發表人：大老鷹姐姐 11. 〈家園政治中的「安寧緩和」意識型態〉 發表人：張馨文

<p>2011.10.16 紫藤廬古蹟茶館</p> <p>第二次圓桌論壇： 媽的，就是要家園！</p>	<p>主持人：柳琬玲</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部落青年組織與家園運動〉 發表人：Sakinu（戴志強）、Sakinu（呂約翰） 〈都市原住民的部落性與家園想像〉 發表人：拔耐·茹妮老王（秋月）、陳福勝 〈從災後重建談原住民土地徵收的悖理與違憲〉 發表人：蘇雅婷、王中山 <p>主持人：鄭小塔</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土地與家園的共生與辯證〉 發表人：林深靖、Alex Yoshinori Kawakami、Lizane Lucia de Souza、Daniel Cordeiro Vieira <p>主持人：蘇雅婷</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生計家園實踐的原理與體會〉 發表人：張進財、盧建銘、許淑真 〈「部落共識」建立的迷霧與歧途：為誰的「代表性」？ 幹什麼用的政權認可「代表性」？〉 發表人：陳永龍、官大偉 〈居住權／空間權 VS. 家園感知／生活記憶〉 發表人：張偉瑜、王浩、許素華
<p>2012.1.7～8 台灣大學</p> <p>2012 文化研究年會 圓桌論壇：家園政治的回顧與前瞻</p>	<p>「土地／抗爭／影像」影展 《大鳥 181 天帳篷日記》</p> <p>映後座談：導演麻子（王智章）、剪接林奎妙、頭目王中山、自救會組織者蘇雅婷</p> <p>【圓桌論壇】家園政治的回顧與前瞻！</p> <p>主持人：丘延亮</p> <p>與談人：蘇雅婷〈泥濘中的自救重生：莫拉克災後台東排灣部落的再生成〉 劉孟芬〈莫拉克留鄉重建問題的重整：大武、大社案例〉 高明智〈回顧卑南族卡地布部落：前瞻各地青年會〉 余安邦〈災後療癒社區的生成與開展〉</p>

	<p>【圓桌論壇】家園政治的回顧與前瞻 II 主持人：丘延亮 與談人：郭建平、洪申翰〈核電廠、核廢場與國家公園的困境〉 邱靜慧〈美濃國家自然公園設置的難題〉 張卉君〈花蓮港漁民社群的生計與生活〉 何欣潔〈樂生家園：人為災難後，守護與重建〉 陳虹穎、黃慧瑜〈都市更新：地產霸權與捍衛家園大混戰〉</p>
<p>2012.9.22 ~ 23 世新大學 2012 台社年會 「開門見山」面對 公民社會的矛盾</p>	<p>八年抗戰之後，樂生運動新路與回顧 1. 〈作伙抓大蛇：青年樂生聯盟裂縫測量隊（大蛇隊）作為對抗國家工程專業霸權的嘗試〉 發表人：林靖豪（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學士班）、黃仲玄（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班） 2. 〈文化資產保存法下的樂生療養院〉 發表人：何欣潔（國立台大城鄉所碩士生）林秀芃（國立台大法律系學士班） 3. 〈從「拆遷」到「走山」：在代步車上看樂生保留運動的八年的變與不變〉 發表人：蔡秉璵（國立台大電機系學士班）黃淥（國立台大人類學系學士班）巫宛蓉（私立輔大心理系碩士生）林秀芃（國立台大法律系學士班）</p>
<p>2012.9.22 ~ 23 世新大學 2012 台社年會 「開門見山」面對 公民社會的矛盾</p>	<p>抵抗都市更新，或追求空間正義？ 1. 〈從士林文林苑案看都更亂象與「空間正義」〉 發表人：王耀德（建築事務所從業人員） 2. 〈都更、家變、國土滅：從文山區萬隆二小段都市更新案看公私有財產的攪碎掠奪與家庭財產繼承權之矛盾〉 發表人：黃子瑗（自由電影工作者） 3. 〈新自由主義之下的抽象人權：從台北市華光社區的未來與現在談起〉 發表人：蔡敏真（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所碩士）</p>

	<p>4. 〈新自由主義台灣：都市更新裡的房地產治理術、市民抵抗的可能與侷限？〉</p> <p>發表人：陳虹穎（台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p>
<p>2012.9.22 ~ 23 世新大學</p> <p>2012 台社年會 「開門見山」面對公民社會的矛盾</p>	<p>重建生計：原初豐裕社會與團結經濟之可能</p> <p>1. 〈生計勞作：「團結經濟」概念的提出與適用〉 發表人：鍾秀梅（國立成功大學台文所副教授）</p> <p>2. 〈部落生活重建的「團結經濟」意涵〉 發表人：盧建銘（中原大學景觀建築系兼任講師）</p> <p>3. 〈拒絕出賣生活：持續傳統採獵耕作生活的幾個部〉 發表人：陳永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助理教授）</p>
<p>2013.2.24 紫藤廬古蹟茶館</p> <p>台社論壇 我們要一個怎樣的新原民台</p>	<p>主持人：丘延亮（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p> <p>與談人：周惠民（中研院民族所助研究員、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長） 馬紹·阿紀／Masao Aki（原住民族電視台台長） 瓦歷斯·拉拜／吳鼎武（私立中原大學商業設計學系副教授） 陳張培倫（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不卡（公共媒體從業者聯盟代表） 魏环（台社成員、交大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p>
<p>2013.3.30 紫藤廬古蹟茶館</p> <p>台社論壇 後美麗灣大圓桌 I：部落與生計再 主導下的杉原海岸</p>	<p>主持人：蘇雅婷（部落再生工作隊研究員）</p> <p>與談人：張進財（牧師／Sa'owac 撒烏瓦知部落） 林淑玲（刺桐部落族人） 盧建銘（中原大學景觀建築系兼任講師） 陳永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助理教授） 李三沖（影像、紀錄片工作者） 丘延亮（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p>

2013.5.1 中原大學	<p>「美麗灣開發爭議」論壇</p> <p>主持人：喻肇青（中原大學設計學院）</p> <p>與談人：詹順貴（環保團體委託律師） 丘延亮（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朱膺州（美麗灣渡假公司副總經理）</p>
2013.10.5～6 世新大學 2013 台社年會 重返民間：從規範 性論述到在地歷史 解釋	<p>從「部落家園生計」到「地域性經濟」：重讀原住民地區以自主經濟為前提的社會運動</p> <p>與談者：SINCI MAYAW 欣契·馬耀／張進財（撒烏瓦知部落頭目、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 盧建銘（中原大學景觀建築系兼任講師、撒烏瓦知部落顧問） 官大偉（政治大學民族系助理教授） 羅素玫（台大人類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陳永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助理教授） 丘延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p>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藉著包含上述論詰思辨的知識行動，在各方人士切身參與的行動觀察與反思中，實有助於吾人對於生計社群、家園政治、部落再生成、團結經濟、生存抗爭等等課題的深化認識。有不少個案經驗，都是在複雜現實情境與尖銳的矛盾中進行生存抗爭，也有不少議題是在尖銳的對話喧囂中提供更多元的思辨觀點；目的無他，只為深化對原住民自救與台灣社會出路的思辨行動理據，而藉著家園生計和家園政治的自主生活治理，發掘更多「部落活出來」的希望！

八、家園韌力協會的成立及其任務

幾年來的社會性運動的成長與日俱增，從和它們進行對話中得到的信息是：運動中的朋友們愈來愈不在乎政黨和政客們

的要驢（已不只是耍寶）了！他們的卡通式操弄常是不足為害；繼續下去，只是再次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此狀況下，多談他們的顛預愚蠢反而是不必要的抬舉，也無甚趣味。

反倒是新世紀的台灣社會性運動，在短短的十幾年中經由連續的「火大」行動（actions of indignation）中，進行了新的集結和操演，也體現了新形式的能量和主體。這些多元繽紛的社會行動，不但擺脫了爛蘋果的選舉邏輯纏擾，也超越了選票媒體文化的魔咒。運動者更在接接踵而來的人禍天災的對抗與自救中，鍛鍊出了與生計大眾結盟打拼的能耐；他們鬥陣在醫療人權、文化保存、農村自救、鄉土守護、揭發汙染、反核驅毒、勞動條件、居住正義、青年自立、新移民權益等等戰鬥中長期堅持，抗爭層面廣，即便屢戰屢挫依然打不死也不退；其所為所事，在在成為促進社會進步的實境教學，以及人民自信的演示和張本。

青年運動者深入在地的行動學習，勇於改造自己的結果，是重新認識到久違的「家園」與家鄉守護的力量；見到了殘破外觀下的父兄母姐，直面了他們的勞動與生活、挫折與不公。在和他們共同抗爭的歷程，新一代的運動者更學習了深蘊在生計大眾內裡的韌命與頑強、復能及活力。這些運動者對運動主體的感知；以及與他們在互動協力中生成的自力自為踐行，重新賦予了家園（homestead）以新的、社群的意義；也為人民性的堅毅，添加了多面向的可能與想像。在這同時，所有這一切又再次啟動了運動的信念和行動的堅持。

自2011年5月21日「家園的政治性、政治的家園性」的大圓桌聚會，20餘位青年踐行者初啟對話以來，不論大小街頭、各處在地或文圖影音傳播媒介訊息中，家園抗爭都是日熾月烈、風起雲湧；反徵地，抗假自治法，抵制非法開發，抗議濫建環

島公路；主張核四停工，挑戰後山西部化，揭露都更黑幕，爭農用水權等等的呼聲也日益甚囂塵上；更主要的是各在地抗爭的受害者主體及支援協力者，進一步覺悟到與各級政府拉扯的耗時費力；除消磨實力外，難有成效。

改弦易轍之計，必得堅持自力自為，深耕密植在地，在進行多重基地戰鬥的同時，也注意論述的提升及合作；如同山林裡的默契，在「部落」出擊之際，須不忘與其他戰線通聲氣息、互補有無——這個知識行動的聯合戰線，自無形，到通過踐行者親歷經驗的凝聚，可說已構成了運動者及抗爭主體身體語言的一個場域；也是他們齊聲「媽的，就是要家園」丹田之氣發功的所在。

2011年10月16日我們於紫藤廬再次大圓桌聚首，相互更新各抗爭在地的進程，真切地聆聽草根的發聲；並從2011年5月21日「家園的政治性·政治的家園性」座談會上20多位講者的發聲，整理了近年透過運動進行的社會自我教學心得，重新發現了「家園」與「韌力」這兩個被棄置在一角、滿佈塵埃的重要詞彙，背後具有深切的意涵。我們初步的總結有二：

(1)「家園」(homestead)逐漸被聚焦，為戰鬥的立足點、主體和基本概念：這個字的英文(homestead)初指的是小農的家園—包括生計、生活、生長、生產的種種活動和空間的領域—它進而指涉的是上述活動與領域的社會屬性及社群性。它的動詞(homesteading)是個運動名詞，包括了簡樸生活、永續耕作、家園農法、自足家計、回歸土地等具體內容。這正是運動對抗，將「經濟」、「政治」從生計人群的現實處境中抽脫、疏離所必須要有的具體認知；也是近年各在地戰鬥的根本出發點。

(2)在家園與生計人群中突出與體現的則是一種叫

「resilience」的品質：這個字的意思是韌性，回彈能力和復原的頑強性與自發活力。我們在河濱部落抗拆遷，大埔農民抗徵收，樂生父老爭尊嚴，反核聯盟抗開發，都更受害者連線……的每一個步履中見到的就是這個特質。

準此，為了進一步瞭解這種家園政治和生計社群的具實踐行，我們與來自四面八方的知識行動夥伴共同成立「台灣家園韌力協會」的組織，希望建立長久的論詰思辨與知識行動的深入課題，拓展認知行動與社會性的實踐工作的視野，也盼能在天災／人禍暨生存抗爭／社會防護風起雲湧的時節裡，能在適切的時機中扮演積極的角色，發揮「家園韌力」的精神與力量，強固人與土地（物質）、人與人（社會）、人與自己（心靈）的深繫連結。

九、洞察抗爭裡的台灣「被服貿化」陷阱

天災頻仍，人禍不遠，當代「風險社會」主流論述和「危機社會學」顯然無法為原住民與台灣社會找到出路。而歷史的偶然性，總在突如其來的擦槍走火中，引爆社會巨大的集體焦慮潛意識，化為抗議性的社會行動。於是，黔驢技窮的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在 2014 年 3 月 17 日的內政委員會中，以 30 秒之速草率宣布完成《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委員會審查！

這個粗暴舉動，立即引發抗議行動。由黑色島國青年陣線以及苗栗青年聯盟等十餘個社團，18 日在立法院門口發動「318 人民佔領立法院行動」；所謂「本土派社會團體」（台獨意識人士社會群集）則在立法院外進行「守護民主之夜」晚會，抗議輕率的審查程序。在立法院外長久有人擺攤抗爭宣傳下，人民集結的情況顯得習以為常。不同的是，有數百名學生趁著警

員不備，先進入立法院圍牆內靜坐抗議，接著於晚間九點多趁虛而入，突破警方的封鎖線佔領立法院議場。當時，學生群眾佔領立法院議場的行動，並非一開始就想好要打持久佔領戰；原本只是抗議性的象徵行動以凸顯立委的顛預失職，為了吶喊「把議場還給人民」的主張。

未料，學生佔領國會的消息一出，一方面引來部分立委協助阻擋警方強制驅離，另一方面則有更多的學生群眾開始聚集在立法院外表達支持，團團圍住立法院的警察，用外場人力優勢緊緊守護議場內的學生。議場內，主要由黑島青被媒體形塑為學生英雄的林飛帆與陳為廷代理決策發言，決策圈則包含中研院黃國昌、台權會賴中強律師、幾位社運團體代表等；立法院外則由龐大的支持群眾，包含被動員與主動跑來的學生，以及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公民 1985 行動聯盟與各個社會運動團體進行組織與秩序維護。

爾後數日、數週，在政治社會尖銳攻防、瞬息萬變的複雜微妙中，佔領國會的學生和社運團體論述也隨之一變再變，從「反服貿」到「反黑箱服貿」，到最後退場聲明的四點訴求：「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先立法再審查服貿、召開公民憲政會議、退回服貿（重啟談判）」。而社會論述除了「反黑箱、要民主」共識外，則擺盪在「擁服貿／反服貿」的虛假二元對立中，掩飾了「台獨、恐中」情結和主流社會對於國家政策的不信任，對於中國怪獸的恐懼等集體焦慮；不僅政府無法說服老百姓安心，就連反服貿的論述也難以真正言之成理，兩造都陷入擁抱不同「國族資本主義」的迷思陷阱裡。

當「318 人民佔領立法院行動」演變為「太陽花學運」時，上演的戲碼彷彿轉為國民黨馬金江政權，議場內學運社運媒體英雄帆廷昌決策圈，透過影音較勁及多媒體行銷策略，來與廣

電暨網路資本主義的媒體輿論共舞。然而，沒有立法院「外場」的學生群眾圍城保護，就沒有立法院「內場」決策圈的議論舞台；若沒有台灣社會廣土斯民（不論市井小民或專業人士）的人力、物力、財力、腦力支撐，也就不存在立法院外學生群眾得以長期佔領公共空間的後盾。

寡頭政治的決策總如出一轍，違反實質民主的決策圈乃因特定時勢成為代理人，卻順理成章地將宰制自然化，不想擴大社會參與則巧語為「避免滲透，反間的諜對諜」考量。這也無怪乎「太陽花」根本不是此運動深思後的象徵，而是有花店老闆送向日葵花到議場支持學生訴求，便被媒體喊成「太陽花學運」；整個社會卻也不假思索地接受這標籤，亦少聽見、看見基進社會軸向的社會論述，探討如何藉此運動衍生之「象徵符號與社會權力」進行更深刻的連結，以期能構聯家園生計，土地／文化與社會的基底，來深化整個運動的論述行動。

立法院內外「非決策圈」的廣大學生和群眾，即便在「被規範的運動秩序」下仍多所創發，但除了趣味性的文化創意標語，口號會被媒體附帶一提外，這些異質性的多元喧囂和小眾、邊緣主體的論詰主張，多半仍只被視為雜音，而被主流媒體的共謀結構予以忽略、消音或稀釋轉譯。

這個佔據立法院反黑箱服貿的運動聲浪中，被邊緣化或幾近消音的喧囂，至少包含：在立法院外場邊緣的「人民議會、街頭開講」，及自3月23日起轉進善導寺站三號出口的「原住民族青年反黑箱服貿論壇」，原住民青年甚至在臉書的「原住民族青年陣線」和「台灣原住民族國際訊息平台」都架設「現場直播」的網際網路同步服務。

而當4月6日立法院掌王金平發表聲明，提供學運與總統府／行政院和佔領立法院學生群眾下台階的可能；議場內學運

決策圈旋即於4月7日發表「轉守為攻，出關播種」聲明，並決定於10日撤場。4月9日夜晚，由「公廁旁解放論壇」轉型的「賤民解放區」，發起數百人的現場遊行，提早退場並發表〈賤民割爛尾宣言〉對這次運動提出了強而有力的批判聲音：

決策核心領導者未能勇於實踐對於政治的想像，讓每一個參與這場運動的人民都成為運動主體，都擁有發聲的權利，使得群眾只能接受決策核心的指示發落，無從參與並實踐出自己對於運動的想望；另外雖然在立法院場外，有愈來愈多的群眾自發地以自己的方式嘗試行動，但決策核心領導者未能有效建立起促進對話的溝通平台，以由下而上的方式凝聚共識，提出屬於我們集體的公民聲音與行動方案。

我們不同意一場引發全民關注的反服貿運動，在議題設定上略過對於自由貿易的批判，僅成為反對黑箱的民主程序批評……我們透過賤民解放區的經驗，重新思考何謂民主、何謂集體、何謂差異、何謂對話，企圖發展出另一種運動的框架跟模式：尊重多元發聲、培力積極行動者、建立信任網絡、發展組織化的群眾運動，以延續並開創我們在各個運動戰線的力量。

4月10日下午，負責立法院外二樓階梯上下，由窗台進出的志工，也提早兩個小時退場並發表〈二樓奴工退場聲明〉，選擇「從哪裡來，就從哪裡回去」，並強調：

退場的決議，並不是所有工作人員，甚至群眾的「共識」……這種過去不信任群眾、不把權力交給群眾，

在退場時卻假裝權力平等的方式，我們無法認同。多數議會內、外的工作人員、群眾，甚至都是在宣布退場的當下才得知消息。我們嚴正批判這種對群眾不負責的運動方式。

這些小眾聲音都凸顯「佔領國會反服貿運動」決策過程，仍是「代議式黑箱決策」模式，違反實質民主與公民參與行動的精神。除此之外，本書兩位作者更認為應該回歸原住民部落再生成和「家園」生計的觀點，才容易看出「台灣被服貿化」現象背後，不論是「擁外資／恐中資」情結或「擁服貿／反服貿」主張，這些集體焦慮的情結或主張，都無法回應原住民在「人與自己（心靈）、人與人（社會）、人與大地（物質）」等層面的具體生活，希望持續和諧共生的生存空間與生計社群的基本需要。

十、由家園生計檢視台灣「被服貿化」的迷思

在2014年3月引爆的「318人民佔領立法院行動」後，不少原住民青年及學生在立法院內外現場，既看不到國家對於原住民前途的明燈，也聽不到反黑箱貿運動能帶來原住民什麼希望。於是秉持原住民「自己民族（部落）自己救」的精神另闢論述場，藉「原住民族青年反黑箱服貿論壇」連結部落想像與文化行動，也用即興創作歌謠唱出〈原住民反服貿之歌〉的聲音（副歌在此略過）：

服貿通過的時候，我的心是多麼難過；曾經的夢想如今都一場空，莎唷娜啦我美好的生活。新台幣那麼美，

卻離我越來越遠，服貿到底是為了誰？曾經的夢想如今都一場空，莎唷娜啦我美好的生活！

而在2014年4月4日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的舞台上，一名布農族的原住民在演示其文化前在台上發表了「玉山住不下你們了」的發言：

你們以為原住民不懂服貿嗎？我們超懂的啊！在400年前我們原本住在嘉南平原，和鄭成功、荷蘭人簽那些條約協議，簽簽簽，就遷到玉山去了啊！你以為我們喜歡住山上啊？和黑熊住一起啊？吃飛鼠肉、獵山豬啊？他們說服貿過了，我們會有工作，他們叫我去飯店唱歌跳舞給他們看，這樣叫給我工作啊？一定要保住台灣啊，玉山已經住不下你們了啊！

若與全球原住民「第一民族、第四世界」的命運和處境相較，當400年以來，歐洲諸國開始近代殖民主義擴張，面對非洲、中南美洲、大洋洲等等，他們總以地理大發現的探險家當前哨，以傳教士打前鋒，軍隊與商人、政客則緊跟其後。歐洲人先用天花病毒掃蕩原住民，再用聖經摧毀原住民傳統的泛靈信仰；而後把人口輸出到國外當農奴，再將剩餘人口編入戶政系統以茲收稅；將土地重新劃分，然後將肥美大地上原本小而美的糧食作物經濟體系，變成嚴重剝削土地與自然資源的經濟作物體系。

殖民主義在軍事為後盾，接著政治、經濟掠奪，並進行文化、生態的滅絕政策；如同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對「勞力／土地／資本」的分析，指出用「工資／地租／利潤」這三種貨幣數字計算的「虛構的商品」，其本質乃是活生生的人、

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和社群關係。而在軍事武力與帝國主義暴力行過之後，人民委頓，大地成焦土；緊接著藉文化的帝國主義和「黑皮膚、白面具」的內部殖民主義，把宰制自然化，把政權統攝正當化。這使我們想起肯亞第一任總統喬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曾經說過的話：

當傳道士來時，非洲人擁有土地，傳道士擁有聖經。

他們教導我們如何閉上眼祈禱。

當我們睜開眼，他們擁有了土地，我們則得到聖經。

事實上，400年後的今天早就沒有人這樣幹了。當今不少老外稱中國人對非洲、拉丁美洲的大規模投資為「經濟殖民」手段；方法為把大筆剩餘資金與大批剩餘勞工，傾倒到別的國家去。當其他人都很害怕中國的經濟殖民，相信肯雅塔若在世，必然也會很訝異馬政府沾沾自喜要以服貿「借道中國走出去，卻絲毫不怕後門洞開，中國走進來」。但是，原住民知道；因為，原住民被殖民經驗可多過馬政府與當代政權。

但原住民顯然不會（也不只是）站在反對國家社會的對立面。在呼應原住民反黑箱服貿議題的運動上，泰雅族學者官大偉也在2014年4月4日於《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的網站上，發表了一篇〈經濟應立基於對家園的守護上〉的文章，²清楚地指出：「經濟（economy）一詞的英文詞源，來自於兩個希臘字的組合：*oikos*（意指家園、居所）+ *nomos*（意指管理、安排、法則）。它告訴我們：經濟的核心就是要維護一個安居之所、一個稱為家園的地方。」

2 官大偉。2014。〈經濟應立基於對家園的守護上〉，《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網站》。

官大偉並指出，在這次的運動中，有一個微弱但重要的聲音，它對於思考如何使台灣成為一個好的家園，有著關鍵意義。自進佔立法院以來，一群原住民族學生在議場外一隅，在網路上，持續訴說其理念，原住民族學生的行動帶給台灣幾個面向的提醒：

(1) 當前台灣這個家園中，原住民族可能受到兩岸服貿條例的影響，是否已經被認真評估過？2013年12月WTO部長級會議於印尼峇里島展開之際，一份由15個國際原住民族組織所簽署的宣言，指出了新自由主義下的自由貿易，助長了跨國企業對於原住民族土地、自然資源的掠奪。而服務貿易協議造成醫療、教育進一步的商品化和營利導向，使得原住民族的社會支持系統和文化價值被更加邊緣化。

不久前，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和港資財團相互唱和，強推BOT案，拒絕承認邵族傳統領域，正是驗證上述宣言所警告的跨國掠奪，已經在台灣上演。而兩岸服貿協議草案中開放中資經營觀光旅館、主題樂園等事項一旦成真，恐怕加速這種剝離原住民族集體和土地之連結的掠奪。台灣原住民族的個人，會因為其不同的階級位置而受服貿不同程度的衝擊，但民族集體可能受到的衝擊，更應該被審慎衡量。

(2) 去台灣這個家園建構過程中發生的不正義，要如何被認真面對？台灣有值得驕傲的民主成就，但任何有原住民族的國家，都有一段從原住民族手上偷走或搶走土地的不光彩歷史，歷史不能倒帶重來，而如何面對這一段歷史，則決定了一個國家的高度。當

新世代台灣年輕人已經可以拋開上一代的曖昧閃躲，坦然面對台灣和中國在政治認同上的巨大差異後，期待新世代的台灣年輕人也能夠具有比上一代更多面對歷史的勇氣與誠意，聽到這個家園中原住民族追求民族自治，要求國家歸還傳統領域的聲音，使我們可以心虛的告訴我們下一代：台灣是一個具有正義價值、值得我們持續守護的家園。

(3) 未來台灣這個家園的發展模式，可以怎樣從跨文化對話中找到答案？隨著時間推演，任何運動都必須進入到深化論述階段。在「反」黑箱、「反」服貿、「反」傾中、「反」自由貿易等等議題逐一展開後，提出「正」向的發展願景，將是所有支持這場運動的人們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已經展現對這塊土地高度認同的台灣年輕人，在感受到政府為財團開路進行階級剝削、環境剝削的危機之後，更可進一步思考台灣有哪些其它的可能出路？這些工作包括在以 GDP 為指標的模式之外，尋找其它的發展典範，也包括從台灣原住民族的土地經驗中學習，豐富這個國家的人地關係哲學，使家園做為安居之所的意義可以彰顯。

確實，街頭的熱情總有一天會過去，從家園生計和家園政治的角度來看，就必須面對「每日生活」的實質課題，把「防天災、禦人禍」的積極行動，沉澱、轉化成日常生活實踐的能量。

十一、文明廢墟和殘破瓦礫中的微光希望

縱觀台灣原住民諸民族、部落的古往今來，原住民在近 500

年世界史激變轉折中的遭遇與史境，他們經歷了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明鄭、晚明、大清、日本以至於民國等多個「外來政權」的出入及統治；期間除天災不斷，疫疾橫流之外，對原住民、大自然等文化與生態的復育生命來說，這些統治政權無一不是惡政而使人禍更為頻仍。

與世界上其他被殖民的原住民族相較之下，台灣原住民諸族、各部落受到如此多的「外來政權」接續統治，從槍炮到病菌，從鎮壓到移風易俗，從軍事／政治／經濟殖民到文化殖民，但台灣原住民族的主體性，卻沒有因此蕩然消失。台灣原住民生活文化幾百年來不斷受到摧殘，竟然還得以存活繁衍至今，無疑已成了全球民族史上的奇蹟之一。

尤其，多數原住民傳統領域的「山區」天災被主流社會放大得格外可怕，但原住民在與當代殖民主義國家政權接觸，國族資本主義下的「人禍」卻遠比天災更可怕。那麼，在當代政治、經濟、文化的迫力中，原住民族讓社群生命持續的奇蹟，背後的機制及其原理又在哪裡呢？

一方面，跨國與國族資本主義與政客行政體系藉各種名義，進行傷害土地與文化的種種巧取毫奪、炒作土地或壟斷商業特許利益，這種漫無節制的開發不僅破壞大自然生態，也侵害了原住民的山海文化；另一方面，整個社會機體相對應的各種生存抗爭，諸如守護樂生院運動、守護農地與農村運動、反都更迫害生活權、反美麗灣違法環評 BOT 運動、反媒體壟斷、反遠通壟斷高速公路電子收費、反核電運動等等，以及原住民大大小小的生存抗爭，則企圖以「家園守護」的力量來抵禦人禍。

這些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不論輸贏、對峙或相互拉扯，都映照了博蘭尼所述「社會的雙向運動」之理論視野；因此更該看見「社會自我防護」的力量，是讓原住民社會免於國族資本主

義危害的重要機制；而被視為「天災」等「大自然的反撲」，實乃「自然界的自我防護」而對人類社會與文化具有警示作用。原住民各民族千百年來與大地共生，「災難」提醒原住民與台灣社會更應敬畏天地、順應自然，也是原住民族文化再生和部落主體性重新活出來的機轉。

最後，本書作者希望讀者能「從原住民在人禍天災下的突圍，來看台灣社會永續的出路」。本書作者在完全同意這個觀察的同時，必須著重指出：原住民的生存抗爭運動，基本上是1980年代整體「黨外運動」在國族政治之外，涉及現實社會生活議題的核心部分！因此，不論反核、環保、反雛妓、工傷、文物保存、迷思糾正、勞工人權、女性自主運動等等各個戰場與戰役，原住民議題即使在這些抗爭運動中，仍可能是被壓在社會最底層或排斥在社會最邊緣的！同時，原住民自救卻也是台灣社會出路的微光，提供藉以振聾發聵的政治覺醒基磐，以及行動取向的文化動力所在。

邁入21世紀前後，台灣九二一地震和八八風災兩次重大災害，確實進一步暴露了原住民生存領域在受到剝奪的同時，更在主流社會「發展主義」，殺雞取卵的經濟下受到的戕害。

儘管如此，九二一災後重建逾十年的參與及學習，本書作者指出原住諸民族自力求存，重建生計救亡的實踐，已經直白地說明了：部落群體的再生成以及奪回在地生計的主導權，所具備的戰略性意義與永續性優勢；它們不但是對抗人禍天災的不二法門，也是台灣社會在文明廢墟的殘破瓦礫中的微光希望。讓「部落活出來」的黑暗之光縱使微弱，卻讓人感受到溫暖與希望。

而對大社會而言，這個實踐的歷史經驗恰恰為「被服貿」和「經濟發展」掛帥下危殆台灣的政經走向，指出了唯一可行

的，釜底抽薪的出路走向：原住民族的部落再生成，社群機體的更新再造，加上奪回了基本的生計手段，已證實了原住民在人禍天災下得以走出自力自救的道路；外來的「服貿」不論快速通過或斷絕，只要能確保「家園政治」和生計社群的維護，服貿／不服貿都是假議題，未必能造成部族存活的困難，頂多藉之使手頭較寬，錦上添花而已。

本書兩位作者秉持數十年來向原住民學習的經驗與觀點，反觀今日「反服貿／反反服貿」兩造抗爭論述，皆是其思路不清且無以為繼，更提不出有實踐可能之願景及出路。本書所敘自原住民身上學到的機制與原理，當能作為照亮台灣大社會解困指路的提燈；在原住民自力自救的腳步上，一步步踏實地回到台灣社會機體的再造，以及在地生計家園的重建道路上，讓台灣的原住民、農村與地方經濟社會，有機會不必再臣服於被任何外來資本經濟勢力「服貿」之下，而有自身的特色條件，得以靠在地生計體系與地方經濟交換系統，建構在地文化的生活主體性，讓生活的每一天都能有尊嚴地繁衍下去！

回到「經濟」的實質論，乃家園、生計的本質；而生活即文化，必須在與大自然、與人群互動，透過「創造性的適應」機制，不斷創發了文化的再生成。如同排灣族人撒古流提供本書封面這幅〈百步蛇的老朋友〉畫作那般，彰顯了文化主體性的重要：管你統治政權是誰，只要象徵排灣族文化和部落主體性的百步蛇不死，便能把這些外來政權與鳩佔鵲巢的主流社會，都當成是「百步蛇的老朋友」來看待。

確實，從原住民文化、家園生計和部落活出來的觀點，大地是萬物的母親，河川是大地的奶水。一座山、一條河供養了芸芸眾生，卻非獨獨養活人類；思考原住民自救、永續生活和台灣出路，關鍵並不在於「防天災、禦人禍」的抵抗層面，而

更在於如何回歸心靈、物質與社會生活的和諧共生，敬畏天地、順應自然、協力互助、知足感恩，重新活出謙遜、寬容的大地精神。惟有如此，才能歌詠「大武山是美麗的媽媽」這首古老曲調，唱頌出千古迴盪的多元文化。

最後，也以原住民權力促進會創會會長，具有排灣族和卑南族血統的歌手胡得夫，他秉持傳統精神創作的，已成今日原住民歌手傳唱的〈大武山美麗的媽媽〉最後一段的歌詞，來作為映照本書篇旨的古老音韻，和照亮當代社會的微光燈火：

哎呀 大武山 是美麗的媽媽
流呀 流傳呀 古老的傳說
你使我的眼睛更亮 心裡更勇敢
我們現在已經都回來 為了山谷裡的大合唱
我會回到這片山下 再也不走了
我會走進這片山林 再也不走了
Naluwan na iyanaya hoiya ho haiyan
哎呀 太平洋 也是美麗的媽媽